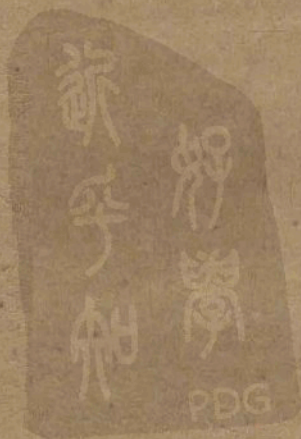


李文饒文集

六



李文饒外集卷第一

窮愁志并序

予頃歲吏道所拘沉迷簿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晤
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爲一論庶
乎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三卷篇論四十九首銷
此永日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
益頗有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評史

夷齊論

三良論

張辟疆論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漢昭論

漢元論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荀悅哀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牟祐留賈克論

宋齊論

夷齊論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

美其德

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

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

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
至於聞淑媛之言輟飧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
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
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

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懷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餐紫芝以爲糧飲清泉以爲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三良論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

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
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有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
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
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
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
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
唯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
人而已漢祚四百繇此而興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
在蕭曹之上報德本稱良可悲也

張辟疆論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竒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何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惧必當憂傷不食自從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

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徂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伏羲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爰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

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蓋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
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
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
疑可爲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
氏陳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
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劉氏安危未可知也
蓋甘諸呂用事擅相王
大尉本兵柄弗能王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未常
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貞得不謂
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獄室蓋雖明其無罪所謂
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

楊子偁益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
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
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
並爲仁矣益唯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
守正不撓忠於守奉害錯之罪庸貫神明安陵之禍
知天道不昧矣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
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
上輒怒者敢有僭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

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覲召公不說遂使
周公狼跋而東鷓鴣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
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
疑賈生擅權紛亂欲踈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
遂戮三公所謂執抵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
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
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克實
議益鐵而罷權酤任忠臣之效也總弱冠而殂功德
未盡良可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
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
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癖蓋懦而不
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
氣粹精爲體氣剛而健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
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四時不忒
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
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太冶蕩蕩上帝復何爲哉
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謏說不行人與其

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和諛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論畧曰高帝天下初起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瀆審刑採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業從諫如流引班固替賈禮故老優游亮

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
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
生故以玆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
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也任恭顯始於宣帝
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
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傳之恩石顯所
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廢錮張
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終
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
因諧而死惑於讒和豈得謂之牽於文義乎於讒和

則不斷於髦俊則用濃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
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常序從容
守位未嘗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
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得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
拒諫而殺之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諛而殺仲又甚焉
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繼三世而王莽篡奪而宣帝
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荀悅哀王商論

荀悅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蓄於時昔人所
以自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

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
論潛然出涕仲尼聖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
志稱竄武愚不可及歎蘧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
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
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斥人
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惧殆
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况王商者哉世人皆以
貌寢質薄為數竒敦厚碩大為多福樂昌威重真漢
相容貌懾單于而違愍於時遇讒而殞豈命之否也
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蟻皆得保其生余

又聞之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燹令祝宗析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爲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張禹論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啓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和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踈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

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第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馬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